

剑川民族文化丛书



SHIKE JIANCHUAN

石刻剑川

王明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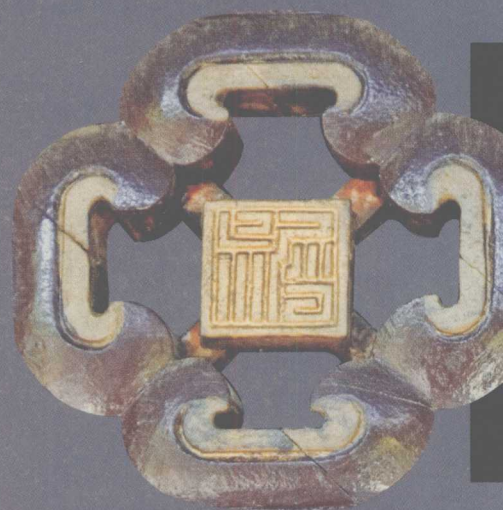
云南民族出版社



王明达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石刻剑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刻剑川 / 王明达著. —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12

(剑川民族文化丛书. 第一辑)

ISBN 978-7-5367-4342-7

I. 石… II. 王… III. 石刻-民间工艺-剑川县 IV.
J3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13862号



石刻剑川

剑川民族文化丛书



著 者 王明达
图片摄影 欧燕生 段力刚 汤贵齐 张 笑 顾 彬
徐晋燕 赵泰元 何 真 刘 慧 刘 瑛
王明达 吕 继 闵 锐

出 版 人 高力青
责任编辑 普 艺 欧燕生
责任校对 陈江涛
装帧设计 蒋 剑
出 版 云南民族出版社
发 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170号云南民族大厦5楼 邮编: 650032)

H T T P www.ynbook.com
E-mail ynbook@vip.163.com
制 版 昆明雅昌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总 印 张 105
总 字 数 950千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总 印 数 1-5 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5367-4342-7/K · 1151
总 定 价 585.00元 (共9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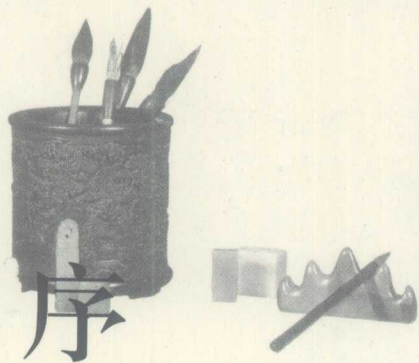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剑川民族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刘 明 何金平 袁爱光 赵济舟
张宽寿 刘 平 李立钧

编委主任 尹福舟
编委副主任 王增鹏 张学会 段宗俊 苏育新
委 员 张志文 张镇林 杨春荣 赵玉梅
杨银凤 袁德馨

策 划 尹福舟
主 编 王明达
副 主 编 王元辅 原 因 普 艺 张 笑
图 片 总 监 欧燕生
总 体 设 计 蒋 剑



欧阳坚

云南省剑川县政协组织一批文化人士编写一套《剑川民族文化》丛书，要我写篇序言。剑川是我的故乡，尽管我没有在这个风光秀美、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生活和工作过，但她确实是让我常常情牵梦绕的地方。也许家乡的同志了解我的这一心结，他们的要求几乎不容我推辞，便应允下来了。

我真还想为故乡剑川写点什么。

20世纪50年代末，电影《五朵金花》中痴情的阿鹏让海内外的人们知道了剑川，9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又让一代武侠小说的年轻爱好者认识了剑川。

实际上，剑川这个在中国很不起眼的小县，其历史非常的悠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剑川海门口的三次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远在五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三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了青铜文明，被考古学界称之为云南文明的发源地。此后的秦汉之际，剑川又成为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与茶马古道“吐蕃道”相互连接的重要关隘路口，剑川便成为古代印度、缅甸等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汉藏文化、滇西北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点，与中原、东南亚地区和中、西亚地区发生经济文化往来。到唐宋时期，由于剑川位于南诏、大理国与吐蕃王朝的连接点，这五百多年间，唐王朝与南诏、吐蕃之间，宋王朝与大理国之间发生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事件，几乎都与剑川有关。从元代起，剑川文风大开，明清时期，教育鼎盛，科第接踵，人才辈出，为云南之翘楚，剑川因此被誉为云南为数不多的几个文献名邦之一。剑川还是云南的革命老区之一，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二”武装起义，使剑川一度成为滇西革命斗争的中心，为云南早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基础，作出了贡献。

也正因为剑川悠久的历史 and 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剑川又是历史上汉传佛教、印度密宗、藏传佛教交流的集结点，是汉族、白族、藏族、纳西族、彝族、傣族等许多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汇集点，因而在剑川沉积了非常厚实文化留存。至今就有许多与文化

相关的名分：被金庸先生誉为“南天瑰宝”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钟山石窟和全国第一批国家风景名胜石宝山景区；2001年入选世界濒危建筑遗址名录，被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作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的剑川沙溪寺登街；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的剑川古城；被命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和被省政府列为云南20个特色旅游小城镇的沙溪镇；被文化部命名为“民间木雕艺术之乡”的剑川；被列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沙溪兴教寺和县城西门街明清古建筑群；入选云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石宝山歌会”和“梅园石雕文化村”等等。

剑川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远的不说，在中国近代史中，剑川就出了以撰写成都武侯祠攻心对联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赞誉的赵藩，诗人和学者、中国白话报最早创办人之一的赵式铭，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院长的爱国民主人士周钟岳，曾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创建工作的，之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出版部首任书记的张伯简，以及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中有影响的张子斋、欧根、王以中等一大批革命志士。

剑川还是全国白族人口所占比例最高的县份，据统计，2007年末总人口为17.6万人，有白、汉、彝、回、纳西等16个世居民族，白族占总人口的91.6%，因此，剑川也是白族传统文化的富集地。

这样一个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人口不足18万、全县国土面积不过2 250平方公里的少数民族聚居县份，竟有那么多历史文化遗存，能哺育出那么多的杰出人才，这种文化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同时，这也是剑川的优势资源和前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的共识，如何继承发扬、利用开发这些文化遗产，全国各地都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许多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剑川县委、县政府和各界人士在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剑川县政协又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编写一套《剑川民族文化》丛书，较为全面地向读者展现剑川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无疑是一件好事。闻此消息，我作为剑川人，感到非常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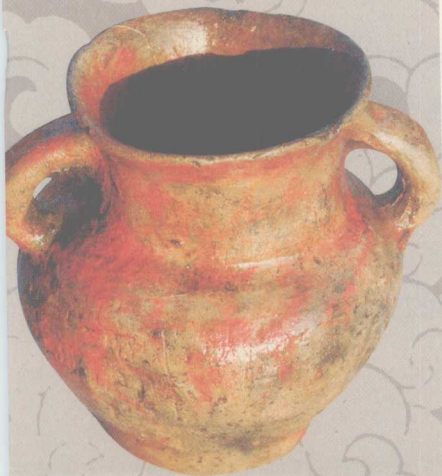
深入研究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发掘、研究，让我们及子孙后代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蕴，从而进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我衷心祝愿家乡剑川能借此套丛书出版发行之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研究如何将民族文化的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转化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优势，早日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



目录

石刻剑川



1

灵性之河



33

浮光耀金



105

艺匠掌故



137

石雕行习俗



传承与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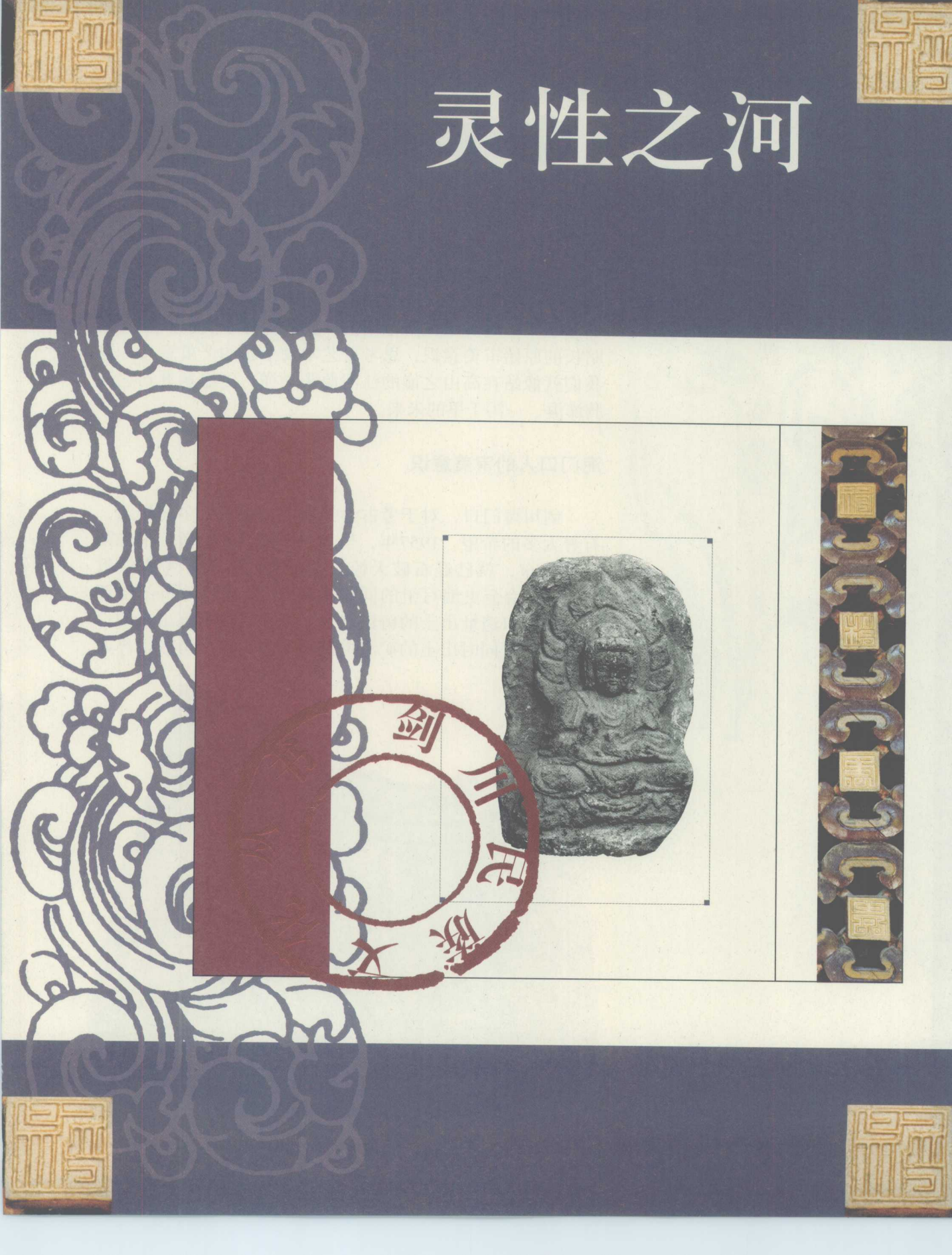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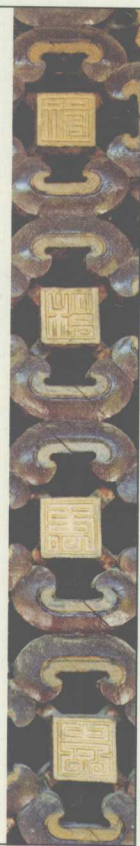
151



石刻
剑川



灵性之河





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用来铸造铜钺的模子——石范，就像是一个子宫。五千多年前，云南文明从那里脱胎，从那里呱呱坠地。站在石范面前，我们探寻着史前人类明滋暗长的原始审美意识，思考着艺术发生学的严肃意义，但我们就像站在高山之巅的江河源头一样，更愿意看到它奔腾澎湃、一泻千里的未来。

海门口人的审美意识

剑川海门口，对于考古学界来说，有着太多的悬念，有着太多的希望。1957年，当剑川海门口遗址考古报告第一次公布，就已经石破天惊，一举进入了大学考古学教材。中国冶金史编写组的同位素源X光荧光仪分析已经证明，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铸钺之铜，是在当地冶炼出来的；海门口遗址同时出土的矿渣也证明了这一点。考古学界通



► 铸制铜器石范的现场出土，终结了海门口青铜器外来说。

过1978年，尤其是2008年的新一次大规模发掘，进一步认定海门口是云贵高原至今发现的最古老青铜器遗址之一，是云南年代最早的青铜器遗址。尽管对于五千多年前的海门口人，找不到文字记载，但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界都把原始人类从使用石器进化到使用铜器，作为划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是他们从野蛮迈进文明的门槛。当海门口的石范铸成第一把铜钺，它就宣告了云南文明的诞生。

青铜器时代到来之前，海门口人已经走过了漫长的石器时代。这从海门口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器，看得很清楚。仅1957年第一次海门口发掘，就出土石器169件，穿孔石刀、石斧、石铤、石凿、石圆饼、石球、石环、石纺轮、石箭镞，令人眼花缭乱。其中的石箭镞，在云南尚属首次发现。2008年发掘的一把石刀，呈半月形，中部设计打磨的圆孔达3个，其孔型大小一样，孔距相等，明显地表现了海门口人对对称的追求。而铸钺石范作为模具的实用性不用说，不仅其腰部刻出的多条横线之间和构成尖部桃形的两条曲线之间，都显现了一种对称美，而且这几条横线的雕凿，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纯粹是一种装饰，但这种装饰与桃形尖部曲线间却形成了整体观感上的调和与对比。我们没有必要轻易地为这些石器贴上“艺术品”的标签，但从美学史的眼光看，从雕刻研磨石料和改变其形状的工艺，从花样翻新的几何图形反映出的艺术经验，从审美意识已经明显地由潜求对称发展到了追求整体与局部、调和与对比、单纯与繁缛、刚健与秀美、稳定与动感的“寓多于一”，海门口的石器证明，他们已经突破史前人类明滋暗长的原始审美意识，向着青铜器时代或者说初期文明人的审美意识过渡。

西湖印章——云南汉字书法石雕艺术的滥觞

剑川县城南面的西湖边，和剑湖边的海门口遗址一样，古来适宜于人类生存。时至今日，其北面是县城，南面是朱柳村，东面是向湖村，西面为金满城、西周官，人烟一直很旺。1975年，西湖发现古遗址，考古界确定的遗址年代与海门口遗址相近。这个遗址出土了一枚泥板岩方形印章，两面分别阳刻篆文“燕公”、“云翼”字样。该印章长4.4厘米、宽4.3厘米、高0.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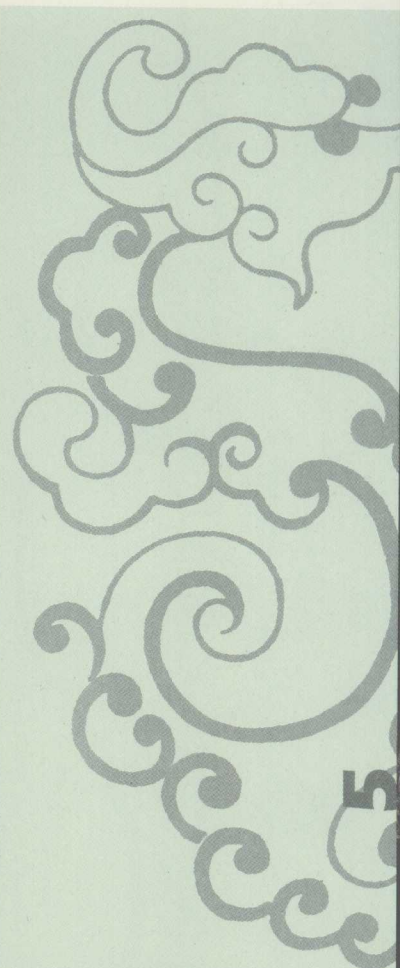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核心标志。随着汉文字在中国文

明早期——夏商周的创造和使用，人们逐渐发现和掌握了书写中的形式规律和美的要素，书法艺术从此诞生了。西湖发现印章上的篆文，是汉文早期出现的字体，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六国。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牛骨刻辞甲骨文、陕西凤翔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散氏盘铭篆文已经很讲究美感，早在唐初就发现于宝鸡的石鼓文证明战国时期篆文已被雕刻到石头上。先秦及秦汉，印章多用于封发物件，简牍；同时，官印又是权力的象征，因而经过从先秦到汉魏的发展，篆刻印章艺术成就已经相当高。西湖遗址出土的篆文石刻印章，显然是一种汉文化的遗存。

过去，对于在与海门口遗址时代相近的西湖遗址出土汉文化遗存印章，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当2008年的海门口遗址考古，发现稻、粟、麦等多种农作物共存一个文化层，确切地证明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在那个时期的南界已经延伸到滇西地区；发现那个时代的北方农具木耜已经用于剑川坝子的耕种，发现源头在黄河流域的红彩陶罐已经进入了海门口人的生活，我们这才反问：难道石刻篆文印章文化不会一同或随后自北向南传播？

既是著名画家又是云南民族美术史专家的李伟卿老先生在他的专著《云南民族美术史》中说过：“剑川海门口和西湖遗址，虽出土为数不多的小件铜器，但伴出物以石器和陶片为主，极难发现其观赏性。”和这样的石器、陶片和铜器相比，西湖印章的审美价值显然要高很多，或者说它们不在同一个层次。石质印章雕刻和角、牙印章一样，上面的文字，先写好，再用刀雕刻，创作者的自觉艺术追求可想而知。西湖印章采用的泥板岩，又称泥岩，是一种由粒径小于0.01毫米的物质组成的岩石。其主要成分是粘土矿物，在水中不崩解，这就是这枚印章在泥水中浸泡数千年而形体完好的原因。泥岩层理不明显，用锤打击，不会发生板状劈开。西湖印章的雕刻者，选用这种石料本身，说明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选料经验，更说明他们对刻字有着精准的模刻要求。那么，这枚印章是本地人雕刻的可能性极小，它确实应该是从北方带来。

汉文印章兴起于春秋战国，学术界统称之为“战国玺”。有学者把河南安阳出土的3枚周“印”认定为中国最早的印章，但未取得学术界一致认同。先秦印章所用字体均为大篆，秦出现小篆，以后再出现隶书、楷书等。汉代以前的印章所用材质，皇帝玺用玉，其他还有官印、私印，但都只能用铜、银、金、琉璃等。据杭州西泠印社出



◀ 佛陀造像和巍山峽岷图山出土南诏时期佛陀头像造型相同，具有印度笈多时代秣兔罗风格。

版《中国印》一书介绍，春秋战国印章中已有少量石质印章。到汉代，滑石印在南方流行开来，湖南省博物馆至今有藏品。石质印章盛行于世，是元明以后。从材质看，西湖印章从内地传到剑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传入时间应该不会早于春秋战国。

既然西湖遗址的年代接近于海门口遗址，西湖印章上“燕公”这样的称呼，不免让我们猜测西湖印章于春秋战国时期传到剑川。“公”是春秋时期诸侯的统称，难道“燕公”与燕国王族有什么亲缘关系？从公元前9世纪中叶周朝历史有明确记载起，燕国早已存在；到公元前5世纪春秋结束，接着进入战国，燕国一直存续，燕国王族该有多少

子子孙孙啊，这位“燕公”会是谁呢？也许他的名字就叫“云翼”，那他又是哪一代燕王的子孙？古代朝廷最高的官位也称“公”，“三公”之制沿袭了许多朝代，燕国最高官吏不至于亲征南方到剑川吧，也许是高官或其子孙被流放，也许是远逃，总之可能是迁徙了。这又让我联想到了氏羌南迁的记载。庄蹻开滇不知可曾占领剑川？庄蹻来自楚国，按楚国官制，县令称“公”，汉高祖刘邦的“沛公”之称就来源于这种官制。那么说，难道上古时期剑川曾称“燕”，而“燕公”就是当时名叫“云翼”的剑川县令？中国自上古以来，历代王朝还设有“公”的爵位，封赏给那些并不做官的功臣。燕公会不会是某位受过朝廷封



▶ 宋代石雕佛坐像。佛像造型几近巍山峽吁图山出土佛坐像，但背光出火焰纹已带有典型的印度密教特征。

赏的贵族？虽然这一切都只是猜测，但是，汉文化早就与剑川土著文化进行交流，西湖印章是上接海门口遗址粟、麦、木耜、红彩陶罐的一个证据，它无疑促进和推动了剑川石雕的发展。

除了汉文化对剑川石雕的影响，我们还应该看到印度石雕文化的影响。李小岑先生在他的《白族的科学与技术》一书中已经证明，剑川海门口出土的兵器明显受到了古印度的影响，其后穿越剑川的西南陆上丝绸之路越来越兴盛，而阿育王石柱的产生表明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68年~前232年在位）印度的石雕已经走向成熟。从外因看，正是剑川的通道地位带来了剑川石雕的大发展。

在云南发现的汉文印章，较早且最有名气的就是西汉武帝赐予滇王的“滇王之印”了，那是一枚金印。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遗址采集到了“黄义印”、“李德”、“胜西印”、“王实在军（牢）私印”等4枚铜印章，但采集和发现情况不太清楚，难以判断它们的铸造时间是否早于“滇王之印”。“滇王之印”之后的云南汉代印章，各地收藏著录者已达二十来方，但其中没有石质印章。从材质角度看，仅凭西湖印章是第一枚云南石刻印章，它就不愧为云南书法石雕艺术的滥觞。元明以后，直至现在，墓碑雕书在云南长盛不衰，而剑川石匠一直是墓碑雕书的主力军，源远流长啊！

云南石窟艺术的最高代表

“北有敦煌，南有剑川”的美誉，剑川石窟担得起。经过两千多年的艰苦磨炼和向外来文化学习，到了离现在一千年前后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剑川石刻匠艺队伍已经长大，已经成熟。他们在石钟山石窟里，在沙登箐和金华山的巨石上，雕刻了一尊又一尊、一群又一群精美绝伦、光耀于世界石刻艺术殿堂的雕像，把云南的石刻艺术推向了最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剑川石窟赫然位列其中。

在剑川石窟里，人神共居。从总体上说，剑川石窟以佛教密宗为主要内容，完整地雕刻了密宗八大明王群像并保存至今，就此而言，剑川石窟更是独一无二。剑川石窟雕刻的是让人膜拜、令人敬畏的宗教偶像，可是，剑川石雕艺匠那带着神思的眼光打量过的红砂石，经过他们的手的触摸和凿子的打凿，一天天雕刻的曲线，变成了柔和

的流动的形体。巨石上出现的一尊尊佛、菩萨、金刚、天王，宁静不动，妙相庄严。同时他们满心澄明，听到了苦难者的每一句倾诉，让每一个祈祷者带着希望离开。你看那“阿媵白”，离人那么近，人人触手可及，于是人们就往上抹香油，一个接一个，一代接一代，让石质并不细腻的造物变得锃光瓦亮。从它面前的圆形跪垫石上被双手、双膝硬生生磨出的四个窝，我们仿佛看到在此长跪的人，媳妇祈求早日怀孕，婆婆盼望儿媳顺产。他们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一支既不见头也不见尾的队伍。“阿媵白”窟的这种景象至今延绵不绝，成了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热门课题。有的认为“阿媵白”崇拜现象是白族原始生殖崇拜的遗存，有的认为是汉族宋代以来佛教世俗化带来的影响，有的认为是印度密教性崇拜存留于剑川的活化石。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云南大学历史系剑川石窟课题组的考古调查简报认为这个窟原先的雕像应是观音菩萨，观音像毁坏后才补刻为“阿媵白”。即便真的是这样，补刻也没有错。观音原本应声而至，有求必应，救苦救难，“阿媵白”就是观音在求子求孙、求顺产者面前的“示现”。中唐



► 南诏末期柱础力士



◀ 雕刻于“阿殃白”旁边的密教佛菩萨石龕

时期，地藏信仰在中国民间流行开来，地藏菩萨也发誓要救出所有在地狱里煎熬的魂魄。佛菩萨们的心愿与世间芸芸众生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息息相通，叫它神的人化也好，神的世俗化也好，走进剑川石窟，你能感受到冰冷的石雕造像毛孔里散发出的体温。当受苦受难的人向佛菩萨发出祈求的时候，就像掉进冰窟窿的人抓到了一只温暖的手。

剑川石窟的工匠在同一片石崖的大洞里把石钟寺第2到第8号窟神妙地作了卷轴画式整体构思和布局，里面有神亦有人，神人共居，平起平坐。佛教殿堂里雕刻现实人物，在汉传佛教地区，唐代出现过，但流行作品只有僧徒刻高僧。北魏前期有人将皇帝视为现世之佛，文成帝下诏